



蓝瓦白墙，绿树红花。直街横巷，疏篱小院。门前挂几串红辣椒，院里植几畦韭菜，葱。朝有雄鸡报晓，暮见紫燕绕梁。比起大观园里那个难免几许娇饰的稻香村来，丙字村的韵味要浓得多真得多了。

丙字村悄悄躺在国棉一厂生活区一隅，在高低迥异的楼群中为工厂留下了一片空旷，在喧嚣嘈杂的扰攘中为都市保存了一角宁静，在灰蒙蒙硬邦邦的水泥世界里为现代生活涂上了一抹暖暖的绿意。

我爱在村中间那条窄窄的泥土小路上漫步。那小路上重重叠叠的辙痕，大大小小的脚印，小路旁散发着幽幽

丙字村的情和意 (散七)

张德贤

的泥土香的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上一丛丛迎风摇曳的闲花野草，是那样惹动我的乡情。我的那个绿遍天涯的梦。

我爱在集体用的水龙头打水。那高高低低的水桶，提着水桶的蓝筋暴起的男人，手背，围着水龙头边洗衣服边打情骂俏的雪白雪白的女人的手臂，总使我想起老家门前大皂角树下那眼青苔历历的深深的老井，以及端着粗瓷老碗的纳着鞋底的一边吃饭一边做活一边说话一边围着井台开会的我的父老乡亲。

我爱听巷子里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叫卖声。那些背筐的，挑担的，提包的，推车的各色小贩，使我看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使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以改革为旗帜

的中间潮的退去的冲击刀。尤其是冬日黄昏里那一声煎煎和和的“捞糟开了”，使我的五脏六腑七魂八魄都沉浸在一种暖暖的浓意中。酒不醉人人自醉，此时的心境，怕只有听苏芮演唱《花亭相会》差可相比。

我更爱弥漫在街巷中那股浓浓的人情味。初进城，最头痛的是生蜂窝煤炉子，但没过几天，对门的贾姨便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下班回来，常常顾不上买菜，干脆再来一顿干捞面吧，可走到门前，窗台上早放着一篮青菜豆腐，不用问，肯定又是后巷子胡兄捎买的。米客了，杯盘不够，惶惶之间，隔壁的田嫂已笑盈盈地端了进来……平时晒在外边的衣物被单忘记收回也不要紧，反正天黑后总有那位热心的老太太挨家挨户的问：“这是你家的吗？”

村民们大都是本厂的工人，也有在外单位工作的。平日里各各上着自己的班，匆匆忙忙，但巷口道旁相遇，叫上名叫不上名的，总忘不了轻轻点一下头，浅浅地一笑。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无言的招呼，包含着多少理解和尊重、关心和祝福！星期天，家务忙完了以后，四邻五舍前巷后院总要串串门儿，啦啦家常。说是随便走走，也

尽管没有出过打虎英雄，山西省太谷县的知名度却直线看涨，几乎要与远隔数千里的阳谷县争高下了。原因之一：该县政府拨款30万元，修复了前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的旧居。原因之二：美国纽约《中报》批评此举“荒天下之大唐”。

世上本无事事，文人自扰之。《中报》的先生们简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华夏，无论太谷。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区区30万算得了什么？放眼神州，百万以至千万元“缴学费”的事并非凤毛麟角——

一家制片厂耗资百余万拍出《孔府秘事》，正举行首映记者招待会，突然接到紧急指示：“影片暂缓发行……”记者们喟叹：一个电话胜过法令，百万投资打入冷宫。

某市外汇引进家具生产线，外国专家来厂调试十余次，仍不见一件家具产出，企业损失700万。

以“商界头领”名闻遐迩的某市副市长组建一家开发公司，资金只有四位数，却注册4000万

元，结果亏损2400多万……

如果说这些只是经济账，那不妨再翻翻政治账——

孔祥熙虽历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但在“四大家族”中仅排行老三，有关部门前几年已将其祖坟整修如新了。剃风景的是他魂归海外，终究没有回来为先辈洒几滴老泪，培一抔新土。

某著作称，孔祥熙夫妇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如此看来，太谷县政府还是“思想僵化”为什么不把孔某旧居改建成“抗日功臣纪念馆”？

也许，太谷县的父母官根本不知道美国有家《中报》。倘若读过，来一句阿Q式的国骂：“有甚荒唐？妈妈的，别人修得，我修不得？”大洋彼岸的人们纵有生花妙笔，又将何以言对？

“太谷县有甚荒唐”

刘旭

刊本版编辑
杨乾坤
刘靖宇



见刘海老《竹》图喜咏之

屈珊

苍劲挺拔欲擎天，疏枝淡叶辅青竿。
因有气节通里外，临霜不摧志弥坚。

我国古代的外事宾馆

顾明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接待西域诸国前来长安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兴建的“蛮夷邸”实际上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外事宾馆。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内专为安置各国使节和商旅修建了“四夷馆”，还有扶桑馆和慕化里专门安排来自日本和朝鲜客人；崦嵫馆和慕义里则安置来自中亚、西亚诸国的使者和商旅。

隋、唐以后，随着外事活动的发展，“四方馆”在各商业和贸易港口也设置起来。例如唐代扬州建有日本馆，楚州建有新罗馆，广州建有番馆。

有趣的是，“寺”本来是官署的名称。汉明帝时，西域高僧摄摩腾、竺法兰用白马驮经卷到长安，汉明帝把摄摩腾等安置在接待四方宾客的鸿胪寺居住。后来，又为摄摩腾修建了白马寺。从此，人们就把僧人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了。

获若于枪支……在革命军，革命军

北流，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党在西

有互相关照之意。一阵闲谈之后，信息交流了，见闻增加了，脑袋灵动了，困难解决了。发牢骚的时候自然也有，但发着发着，反倒都哑然失笑了。是的，随着改革大潮的涌来，谁家没有几件挺满意的事？朝前看，路正宽着呢。路宽心宽，心宽体健，于是便都喜滋滋，便都乐陶陶。这样的感情交流，这样的互相安慰，会使下班的疲劳顿消，将上班的平添了干劲，还能使人们解开思

想上的疙瘩，放下精神上的重负，增添前进的勇气，增强进取的信心。

为古城作标志的人

——记西安市市徽设计者高民利

曹军华 张孝如



经过十七个月的征集、评选，今年三月十五日，西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安市市徽图案。古城人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为我们西安这一朝古都、黄河流域文化中心城市设计市徽的人，竟是小寨俱乐部的青年美工——高民利。这确实是在意料之外，但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在那成千上万的应征图案中，不乏作家、学者的作品，而恰恰被选中的却是他高民利，这位只读完中学课程，也非科班出身的青年美工。可我终究熟悉高民利，以他平日那种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将全身心融入事业中的那股精神，独出鳌头也是合情合理的。

你很难将眼前这位三十出头，因个子低而显得有些壮实的汉子和为古城设计出理想市徽的人联系起来。他没有大将风度，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特别是他那一笑，更是与常人没啥区别。

和高民利平日接触，使你老感到象隔了一层皮，你会感到他老是一种思考和寻找什么的表情，每每使你觉得很费劲，气得你不想再理他。而他却好，正可以摆脱你而将神思遨游于艺术的殿堂。

高民利对书法、宣传画、国画样样精通。这除与他父亲先天的遗传有点关系外，剩下的就是他的勤奋了。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要忍受得了寂寞，不为花红热闹所动。当许多人满足于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展览的时候，他仍在默默地追求着、探索着。他曾对我说：“到了晚上，咱才进入自己的世界”。他说这话好得意哟！我没有进入过

他的世界，不知道那里到底有多美，只是在夏季的晚上，透过美工室那竹帘，常常看见他一个人穿着背心在泼墨挥毫。我想他那世界一定很美，要不他怎会那般乐在其中？

瞧他设计的图案，以大雁塔为主体结构标志着西安，一周设有全封闭的城墙有一个豁口，既代表着西安的十一朝古都，又表示着她在新时代的对外开放。而半封闭的城墙正象征着一轮古月，这恰好和整个图案的鲜红底色组成了“日”、“月”形，寓意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安与日月同辉……这一切是多么贴切、美妙啊！

当我问高民利当初是如何设想和构思时，他说：“我从小就跟奶奶逛大雁塔古会，对古城充满了感情，作为一个西安市民，情感和责任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此时的他又心不在焉了。我知道他又要向前走去，在艺术的道路的攀登中，尽管他有时孤独，但从寂寞！

血肉筑成的英雄碑

黄土地

一九二七年，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清党反共，霎时，白色恐怖，笼罩了黄土高原……

仅仅一个多月，华县高塘地区和渭南东

西两原的地主武装受到了致命打击。平日作恶多端的小豪绅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许多地主劣绅拿着地契、文约向农民求饶。据不完全统计，渭南起义期间，处决各类反动分子九十六人。

正当渭南两地区群众载歌载舞庆祝胜利时，反动势力也重新聚集起力量。国民党魏凤楼、孙连仲三个师，并调集渭南一带的警察、民团疯狂围剿。

第一次围剿，被击退了，第二次围剿，被击退了，第三次围剿，由于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搏斗后，革命军伤亡重大，被迫撤退。翻过秦岭后，在蓝田一带隐蔽起来。在这次起义中，唐澍、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等同志，壮烈牺牲。

革命军撤退后，土豪劣绅跟随宋哲元部还乡反扑，在高塘地区，一百三十一人惨遭杀害，拆房四十五间，外逃四十三人，失踪十六人，天门十一户。在渭南东西两原数十人被杀，八家绝户。

暴行，并不能使民众屈服。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汪锋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奔赴渭北、陕甘和陕北，创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老人说，渭南起义的血，没有白流，它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党在西